

## 第十六回 赴約入深閨雙星對語 束裝開後院一舸偕奔

詞曰：

輕曳湘裙，慵整香雲。悵今宵、誰料見君。瑟琴鐘鼓，休說詩云。且步相隨，影相傍，語相通。幫襯何人，俠客堪親。入桃源、已得仙津。暫時攜手，避難逃鄰。趁漏初沉，人初靜，月初升。

右調《行香子》

卻說愛月將書與生，生接書就於竹徑之中一看，祇見上面並無封緘，摺為幾疊，乃知其心事匆匆，未暇封好寄來。攤開細看，祇見上面寫云：

小妹曾浣雪手書，達上黃玉史公子文几：

素矢葭依，誰料而有翻雲之不測。紅顏薄命，千古傷心。今日之事，又將誰怨？但念古人，情鍾肺腑，誓以死生。妾雖兒女，非同烈士，何嘗無睚陽齒、常山舌、子卿節哉！所抱恨者，不能以一死抱我知心。詩云“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！”事已至此，夫復何言！此生已矣，再世相期。不獲晤君一面，何堪瞑目九泉，而抱無窮之恨也！伏維前緣未斷，屈玉寒齋，以為死別。

黃生看畢，便對愛月道：“雲娥小姐來書惠愛，招吾一會。恰好今宵無人相伴，可以潛往談心。賢妹可代達此情，訂下小姐，萬望勿誤。”愛月遂領命閉門而歸。行至雲娥房中，把黃生託訂今夜定來相會述了一遍。

卻說生說完了話，亦潛閉小門，仍跑上樓去了。直到是夜更深人靜，回顧寂然，乃下樓來，輕開角門而出。果然愛月在徑中等候，遂引生見了雲娥。

生與雲娥二人敘禮坐下，雲娥道：“自蕉樓一面直至於今，神馳心企，惹得公子懷情負病，異地失身。不圖意外風波，變生叵測，緣既無終，勢惟有死。今日得君一面，甘心九泉矣。死後精神定不離君左右也。君當立志讀書，與綠筠小姐異日完成佳偶，幸勿以妾為念也。若生惆悵，致壞金軀，反以重妾之罪也。”言已，不覺淚零，嗚咽無語。生聞言，不勝感愴道：“卿若決志九泉，余亦何心人世！雖綠筠小姐為我待字十年，我為芳卿負癡三載，此中之情好不同，必有能辨之者。何忍棄子如遺，甘心地下。寧舍一死？即無良策，遂甘決絕，以負知心。”

時愛月在旁，見二人情景如此，便向生道：“公子既有妙計，必須迅速一聞。聘期已近，稍緩則無及矣。”生聞言，復沉吟半晌道：“除非踵文君之俠，無以卻鄭氏之求。”雲娥遂應道：“妾今日所以競競者，正恐一時失節，千古臭名。倘或私奔，終為醜行。且請再思別有何策，冀得兩全。否則寧甘死矣，斷不以名門淑女桑中故事，千秋作話把耳。”生道：“一死決無再生之理。昔日所以苟延殘喘者，以後會可期耳。若是玉碎珠沉，則亦不能苟全，唯有尋個自盡，以從芳卿於地下也。若肯依計脫身，斷無淒惶之處。那時同返嘉興，即命家人懇請令堂，亦獲共回相守。事過然後可以通融，亦可進京應試。若得衣錦還鄉，豈不是千載奇逢！小生想了幾回，祇是這條妙計。除此之外，別無奇謀，唯有相繼黃泉而結來生之好耳。”雲娥聽了，祇是垂頭下淚。

愛月看了，又云：“公子所言極是，不必狐疑。昨夜綠筠小姐所言，正合今日公子之見。”雲娥祇是無言，滴淚盈盈而已。愛月見雲娥不語，便對生道：“事不宜遲，要往嘉興，便可作速買舟，共相就道。”生道：“嘉興路遠，不若近在此地，有一僻靜所在。小生前在印峰溪交一負俠友人，明日急往印峰溪尋之，若得見面，圖返嘉興易矣。”愛月又道：“人心不可輕信，事若一露機關，斷難如願矣。”生見愛月如此說，便將駐春園救濟之慕荊說了一遍，又云：“及至印峰溪，舟行遇見此人，因知住止。此人負氣，或思報我前情，亦未可得，無敗露之理也。”因復回顧雲娥，未免有情，難於自禁，遂以目頻送愛月，欲使愛月走開。愛月知生意，乃道：“公子獨忘記前日竹徑之言乎？”雲娥知說話有因，遂云：“纔聞大教，容妾三思，倘應如命，定遣月妹相聞。夜深矣，宜暫別回去，無勞公子久留於此，恐有洩漏機關，即使同去之事亦不得行矣。”生見雲娥如此說，似無推脫之意，知其決意同奔，無心苟合，遂道：“明日即訪友人，代謀這事。芳卿幸勿爽約，不妨再謀之綠筠小姐，急宜收拾，暫與分離，幸勿係念尊堂，仍生猶豫。若後日得以聚首，豈不是先有隆冬，乃有盛暑也！”雲娥聽了，祇不做聲。須臾，對愛月道：“急送公子回去，慎勿遲延。”生聞言，祇得悶悶辭歸。雲娥送到階前，祇見一天月色，匝地花陰，遂吩咐生道：“公子仔細行走，奴家去了。”各自別去不題。

次早，生在樓中獨坐躊躇，忽見司墨跑上對生道：“弟隨老爺往雲谷寺送行，今晚回來，兄可小心看守書房。”說了，遂下樓而去。

生見亭中無人，遂鎖了樓門，竟出了府，往東關外而走。不多時，即到印峰溪。恰好慕荊在溪邊曬網，見了生至，忙打一躬道：“自別恩人，不覺又經半載矣。今朝光降，不知何諭？”生遂將前事說了一遍，且說欲求足下同返嘉興，不知允否？慕荊沉思良久，乃道：“舟行甚易，但此事一行，恐周府必告於官，定求尋究。一定移咨州縣，遍處查尋追究。且金陵返嘉興，一路差船來往，萬一破綻被獲，仍不得脫身而去矣。以弟想來，必暫寄舟居，權於僻處暫住幾時，再作區處。”生聞言乃道：“足下深心慮到，開我茅塞。即仗足下出力代謀，日後自當圖報。”慕荊道：“弟平生最喜成人美事，況恩人有命，即死不辭。今夜弟將船移在城下歇泊，雞鳴時候城門一開，便可出城登舟，隨潮開駕。”生聞言不勝喜躍，遂別了慕荊而歸。抵家時已過午，直跑上樓來，向樓窗上面祇管盼望。

卻說雲娥一面尋思與生同去，迨及次早，要與綠筠小姐商量。恰好綠筠晨妝已整，向紅螭閣走來。路中見著愛月，愛月將夜間與生相約返嘉興說了一遍，因道：“黃公子與小姐所謀暗合。”綠筠聽了，來至房中，為之歡喜。因鼓掌道：“英雄所見，大抵略同，姐姐休得沒了主見。”雲娥道：“今日身冒穢名，他時如何相見？黃郎之計，決是難從。”綠筠道：“姐姐又癡了。計已算定，何故躊躇不決？此時得脫，異日聚首，妹妹自有主意，定不至有天各一方之歎。祇要姐姐力勸黃郎立志詩書，留心舉業，以彼之才，不患或遺。倘得衣錦還鄉，香車雙擁，聯臂東床，那時自不忘了這段苦心。”雲娥見綠筠如此說，遂諾其意，已決同奔。因對綠筠小姐道：“愚同志堅矣，妹妹勿忘前日之言，好代姐姐照看老母，我姐妹二人從此拜別。至於終身之事，斷不可使東西隔絕，以致有初終不保之事。”言已，不覺掩面大哭。綠筠見了，亦覺淒然。須臾，各拭淚作別。

綠筠小姐進內取了一包白銀出來，對雲娥道：“姐姐此去，關山渺渺，歲月悠悠，好與黃郎小心。望姐姐笑納。”雲娥小姐見綠筠厚情，有意相贈，祇得收了。兩下各傷心不舍，直坐到傍晚，乃含淚而別。

雲娥送了綠筠回來，步至前庭，忽舉頭一看，見生在樓上一人顧盼。遂命愛月往亭邊等他，並吩咐愛月，見生說“我決意同奔”之事。愛月行到門邊，將門開了，行近呼生。生乃開門出視，愛月遂以生說明。生聞言不勝歡喜，對愛月道：“我今日往尋友人，他已應允，訂以今夜五更時分，潛出城外登舟，順潮開去，暫行躲避。煩姐姐轉達小姐，訂其千萬勿誤。”愛月聽了，急走入房中，對雲娥說了。雲娥乃命愛月報生，訂於是夜五更而行。正在談些閑話，司墨此時已從雲谷寺回來。生恐知覺，遂別愛月而去。愛月回來不題。

是夜五更，生乘司墨睡熟，遂將隨身各物及詩札潛負下樓，向西角門竊出。果然愛月在彼等候，遂引生入見雲娥。此時雲娥亦收拾已便，乃與生偷門而去。

須臾雞鳴，城門開了，三人竟出東關，慕荊正在城外相等，遂相引登舟，開船而去。祇道風平浪靜，順水安流，豈料變生意外，生出事端。正是：

世路險巇方跳出，中途陷阱又重逢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